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十國春秋卷四十二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八

列傳

王萬弘

李彥德

劉知俊

桑弘志

王萬弘

一作洪

人岐王茂貞養以為子更姓名曰李

繼密景福初茂貞發兵破興元表繼密權知興元軍府
事天復二年王宗滌破漢中繼密出降遷之成都高祖

曰繼密助李茂貞為虐殘賊三輔唐之罪人也以其來
降不忍殺遂復其姓名不時召見諸將稍陵易之萬弘
縱酒自解俳優輩復加戲狎萬弘不勝憂憤一夕醉投
池水而死

李彥德初事岐王茂貞為成州刺史永平五年王宗綰
克成州鹵彥德送成都署為大將彥德素驍勇常冠牛
革帽披漆甲跨黑馬執斫刀軍中目為薄地鴉或云
彥德本姓呂姓名故茂貞所賜也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王全忠相攻知俊與其戲下二千人降全忠全忠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於美原時全忠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貞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頃之全忠即皇帝位拜知俊西路行營招討使

敗邠岐兵於幕谷會延州高萬興叛崇本降梁梁主遣

知俊同萬興攻下丹延廊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

封大彭郡王

一作彭城王

知俊功益高梁主性多猜忌屢殺

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內懼不自安無何梁主

命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辭以軍食不給未行已而將

興師征河東使宣徽使王殷徵知俊入朝欲以為行營

都統知俊弟知沆為親軍指揮使間遣人止知俊不宜

來知俊遂以同州叛附于岐

知俊制置同州日因築營墻得一物重八千餘斤狀

若油囊名賓幕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
煞獨參謀劉某曰此冤辱也古者國園之地有此昔王
世充修河南獄亦獲此物乃是囚人死魂入地凝結不
消所致宜以酒食許之申冤當有黑氣衝天斯實竄逐
之徵未幾知俊果將兵攻雍華執劉捍于鳳翔梁主使
有背梁附秦之事人謂之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
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隨以兵斷潼關梁
遣劉鄩攻知俊復命知俊姪嗣業招之知俊欲輕騎詣
謝弟知偃又止之遂舉族奔岐王茂貞茂貞地狹無以
處之加知俊中書令使之西攻靈武朔方節度使韓遜

告急於梁梁遣康懷貞等攻邠寧救之知俊大敗懷貞
于昇平茂貞喜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使攻興

元取興鳳團西縣已而岐將李彥康

通鑑作李保衡今從蜀書

殺李

彥魯以邠寧二州附梁茂貞命知俊攻邠州梁使霍彥
威守焉久攻不下會秦州已歸高祖知俊妻子皆已遷
成都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復以事間之知俊乃夜帥
親兵來奔高祖以為武信軍節度使克第一招討命返
攻茂貞明年又詔為西北面都招討伐岐無功高祖雖

待知俊厚然亦陰忌其才常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
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國人亦共嫉之知
俊為人黥色其生歲在丑高祖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
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縷繩斷一云黑牛無
係縷縷繩一

時斷高祖益惡之會中官唐文展數毀其短遂與判官石

欽若同殺于炭市畢命時惶懼乞命行刑者嗟笑之時

天漢元年十二月也

案朝野僉載童謡云貓引黑牛
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

江頭蓋王建殺知俊於其骨揚入蜀江正戊寅歲也据
此則知俊死當在光天元年今從通鑑年月未審是非

桑弘志黎陽人也岐王茂貞養為義兒賜姓名曰李繼

岌唐昭宗天復時欲解岐汴之兵亟召繼岌講和實與

李繼遠繼忠等同密議焉繼岌有拳勇饒戰略事茂貞

累官保勝軍節度使兼侍中通正元年王宗綰取寶雞

繼岌以茂貞多猜忌頗內不自安帥其衆二萬人來降

蜀兵進攻隴州即以繼岌為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高

祖名軍還命復繼岌姓名久之領武定軍節度使兼中

書令金州金師朗有罪後主令弘志率兵討之已而城

破執師朗以獻金州之役以弘志功為最

張道古

陳翔

鄧元明

王先成

張扶

李道安

竇雍

劉隱辭

蔣詔恭

李景

張道古滄州蒲臺人

一作青州臨淄人

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

之節唐乾符時居王鎔莫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

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

二亂七事中云祇今劉備孫權已生于世矣謫施州司

戶叅軍

通鑑載乾寧四年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

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裔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奸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未幾以左補闕徵陳田之亂西南路塞復懼為高

祖所憾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韋莊習其名薦

為節度判官道古又上高祖詩叙五危二亂事

詩曰封章才達

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為固東播鑒興卒未安諫疏至今

如可在誰能更與讀來看

為同僚所疾遣茂州安置高祖開國名為

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

跽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當塋我於關東不

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入朝果不為時所容

復貶茂州武成元年卒于灌州

鑑戒錄云王太祖誅之瘞於五墓之地似誤

鄭雲叟在華州聞其死作詩弔之一云道古遇害妻亦

繼亡高祖憫之俾祔塋焉

北夢瑣言又曰道古嘗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

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

道古深於彖象著易題數卷行於世

後人有得其上高祖書藁極言幕僚掩其才學不為延

譽故同官多忌之

陳翔博州人高祖鎮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為新井令梁既篡唐高祖欲自立為皇帝翔反復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也貨產鉅億以富雄于鄉光啓中高祖自閬來圍成都軍食不繼元明時時開帑廩給之前後以數百萬計高祖欲官之元明辭曰不願也願公安輯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高祖欣然納之官其子宏忠

州刺史宏生隆後蜀時為資州刺史

王先成蜀州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當高祖入西
川圍彭州時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鹵先成心切閤之
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叩軍門說之曰彭州本
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名楊晟割四州以授之與之共拒
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
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
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日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奪

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饑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氏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矍然移牀近先成問計將奈何先成請條列七事以白高祖其一乞招安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出洵鹵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

領庶免百姓驚疑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
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掠彭州男女老幼集于營場
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有私匿一人者
斬其六乞置九隴行縣于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
攝縣令設治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
入山自招親戚彼知嚴禁侵掠前被擄者皆獲安堵相
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
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曉令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

以為資糧必漸復業高祖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
三日民競出赴招安寨稍稍得次第反業矣乾寧元年
高祖攻彭州猶未下先成請築龍尾道属于女牆遂循
牆而登楊晟被殺彭州以平後論功先成累官夔州刺
史永平四年荆南兵寇夔州先成擊却之時嘉王宗壽
領鎮江軍節度使以先成伐功侮慢頗切齒于先成會
先成請甲以白布袍給之未幾荆南兵敗走先成密遣
人奏不給甲之狀宗壽獲其人輒召先成斬之而後奏

高祖由是大怒宗壽

張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辭武成初凡莫府書奏
牋檄皆屬扶具草官至兵部郎中是時王宗佺恃高祖
養子驕縱不法一日高祖宴羣臣謂左右曰得一二人
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佺跪曰臣雖不才自
顧可鞭箠取天下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
隴尺寸之土宗佺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為意宗
佺大慙恨陰令庖人置堇毒殺之後宗佺死贈扶諫議

大夫

李道安不知其爵里高祖時倉庾為蟲所食道安上疏
曰倉廩者國之本糧食者人之命固其本則邦寧重其
命則人富今粒食中皆生蜂蠆切疑在位貪鄙奪民農
時戕害人命故天生災異以為警告又蟲皆曳米而行
恐邊鄙不寧干戈忽起饋輓相繼人不堪命伏願少精
聖慮與大臣恐懼修省以消灾異

一云乾德五年事今從歷代名臣奏議

竇雍

缺

人少負清節高名歷官給事中內侍監嚴遵

美物故例有冊贈朝命雍主之雍恥為宦官冊贈使堅不肯承命時人皆服其有守

劉隱辭

缺

人事高祖累官員外郎王宗憲鎮寧江日

辟隱辭為節度掌書記宗憲起家武人頗務誅求多為恣橫隱辭數數進諫宗憲頗不平無復賓客之禮對將吏吐責之隱辭求退職又不許遂詠白鹽山灩澦堆詩刺之宗憲聞而發怒忽一日于江干飲酣仰視白鹽斜睨灩澦曰剛有破普忽反措大欲於此死遂令壯士拽隱

辭離席繫手足于砂石上暴之護軍賓幕多方救之不可得宗憲顧左右曰待吾飲罷投入水中隱辭厲聲曰昔鸚鵡洲致溺禰處士今灩澦堆欲害劉隱辭我雖不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豈有不存天子塗炭賢良但得留名死亦宜矣宗憲怒漸解良久舍之明日軍府請宗

憲名隱辭引謝隱辭竟託疾遁歸

白鹽山詩曰占斷瞿塘一峽煙危峯迥出

衆峯前都緣頑梗擅浮世者莫崢嶸倚半天有樹只知引鳥雀無雲不易駐神仙假饒峻岫高千丈爭及平平數畝田灩澦堆詩曰灩澦堆萬萬秋年年出沒幾時休未容寸土生纖草能向當江覆巨舟無事便騰千丈

浪與人長作一堆愁都緣不
似磻溪石難使漁翁下釣鉤

蔣詒恭蘓州人也性耿直有逸才永平間流落入西川
每有吟咏輒涉譏刺高祖末年臣僚多尚權勢侈敖無
節詔恭因作詩諷之高祖見詩大喜曰敢言之士也特

授名山令又善蒞事賜銀緋

按鑑戒錄蔣貽恭本江淮人無媚世之諂有詠人之

才孟祖霸蜀搜訪遺材蔣亦遇時數蒙見用唐詩紀事云蔣貽恭江淮人唐末入蜀巧於譏刺蜀人畏之孟氏時卒官止令佐又北夢瑣言蔣貽恭好嘲詠頻以此痛遭屢楚近聞官至令佐而卒豈詔恭即貽恭字畫相譌邪抑別有一貽恭也存以闕疑

李景故布衣當高祖時上封事數千言切中機宜擢為
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蓋之心委以鬚髯之職後不知
所終

論曰張道古持堅剛之節百折不撓陳翔力爭稱帝頗
與馮涓意合亦蜀漢費詩之流亞也鄧元明慷慨樂輸
不貪官爵王先成伏策軍門敷陳利弊張扶面斥強臣
李道安直談災變竇雍固辭冊贈中官之命其人皆表
表有足紀者劉隱辭強項取禍得免虎口幸矣以蔣李

之譏時刺主竟受敢言之賞何與二張所遇異也豈非天乎

劉纂

崔善

仲廷預

李仁表

姜誌

韋巽

劉檀

杜何

溫顗

房諤

費宗陶

王朴

劉纂桐廬人一云長沙人唐左拾遺蛻之子也蛻以言事與令狐綯相忤遂僑居潼川纂事高祖父子歷任禮部尚書蛻嘗臨終述父訓戒纂窮達不望于汝沒後慎

勿祭祀纂心傷蛻意頗以恬淡終其身國亡後復依孟氏天成四年撰遂州文宣王廟碑記蜀人皆稱道之崔善武成中為閬州刺史有惠政州人建德政碑于官署之東過者多欣慕焉

仲廷預未詳何郡縣人貫通墳典不務生產常厄于饑寒為嘉王宗壽塾師無顯名未為宗壽所禮會天寒嘉王府以故火器給學院廷預方獨坐偶以箸畫灰得金火箸二事遽求見宗壽宗壽意別有所求不時見固請

乃勉見之廷預出金箸褭中具述本末宗壽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所矣公得之仍以相還真古人也命厚贈之未幾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李仁表少以詩詠擅長唐末寓居許州時尚書薛平為節鎮仁表將繕所業詩以為贄方憑几檢錄有戴勝自簷飛入舒翼而舞仁表心異之明日投能詩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女妻之高祖開國仁表來成都累官至刑部侍郎卒

姜誌許田人也幼為黃巢兵所掠止失父母從高祖征
伐屢立戰功官至武信軍節度使加太師先是圍人姜
春者事誌多年頻懼笞扑後年老不任鞭箠因泣告誌
妻乞放歸田里誌妻愍之詰其鄉貫姻戚則云本許昌
人有一男被囑入川莫知存亡且言其小字又足上有
一黑子蓋即誌父也誌知之大哭密遣人送于劍門外
奏高祖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
子如初復授父杖俾笞已背以贖夙昔之過由是齋僧

數萬終身不撻從者

韋巽唐太尉昭度之子賦性不慧高祖以昭度故多優容之歷仕至卿監或為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狗巽答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其蒙鈍皆此類

劉檀本名審義事高祖累官員外郎有廉能聲已而去職夢有人縑服引上檀香樹謂曰君速登出懷中緋衣令服之因改今名未幾蜀州刺史某奏補評事杜克倖職敕授克兼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會克丁外艱不

行舉檀以自代是時檀閑居困頓官服不具克輒遺以
緋袍一襲竟與夢相協云

杜何唐駙馬棕之子也無他才藝以貴胄仕高祖為博
士常恥其官卑詣執政陳啓自述門閥云昔年入貢仕
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即韋莊今日通籍班在新津馮

長官小男之後

即少常銳也

執政閱而慰之

溫顗唐助教廷筠之孫也父憲光啟中為山南從事李
巨川草薦憲表盛述廷筠之屈曰娥眉先妬明妃為去

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顏克繼其業善以
隱僻繪事為能仕高祖官至常侍卒

房諤唐宰相玄齡九世孫也父重官新都令諤事高祖
父子累官太常少卿子四人

費宗陶廣都人也世為成都巨族武成時與弟叔熊同
為顯官

王朴綿州魏城人父助舉唐進士善文章嘗撰魏城縣
道觀碑文為刺史薛逢所賞後竟以瞽廢朴亦能文仕

高祖官至翰林學士

趙雄武

王鄂

劉隱

趙雄武蜀人累典名郡豪侈為一時之冠飲食不用膳
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子執役當厨者十餘輩皆鮮衣
窄袖每延客必水陸畢具率以為常又善造大餅約取
三斗麵製一枚如數間屋大或大內宴聚及豪家有廣
筵輒獻一枚剖用不盡時人因號雄武為趙大餅
王鄂唐尚書郾弟也郾以長安亂離挈家來蜀公嘉陵

江經利州百堂寺前鄂時生七年矣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寺內石龕令家人隨往取之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計其夭死年月與鄂誕生日正相符鄂後仕高祖至今錄卒于雅州

劉隱者成都人也自言少時嘗賣西川監軍使書于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阻道路荆棘貴賤皆策杖而行將至南州州官致書逐之有一人背籠而來將隱入籠內掉手前往凡登山入谷俱絕高深用指爪扳緣

寸寸而進至則謁諸大校逢迎意良厚于是烹一犢兒
先取犢兒結腸細糞置盤器間徐以箸調入醯中方餐
犢肉彼人謂細糞為聖齏非此味則賓筵不具也諸味
然後下麻蟲裹蒸裹蒸者乃取麻蕨蔓上蟲如今
剌猱者以荷葉裹而蒸之故名其他風俗多與蜀中
殊

十國春秋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騰錄監生臣孟錫山

騰錄監生臣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四十三至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國春秋卷四十三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九



張武

王暉

林思謬

蕭懷武

張武石照人父雍本合州武金埧渡子武其第三子也
少時身長七尺面紫黑色不務家人產業里中豪多畏
憚之一日有楚僧泝流至武金渡頭顧同舟生曰此間

山水絕佳結穴在南山之腹法當出貴子握兵萬人受
祿八旬武時假寐竊聽是夜潛葬父于其處先是天色
晦霾忽覺數丈內冉冉有光遂平其土而去人莫之識
也及長勇敢善戰事高祖為破浪都頭大敗荆南兵于
夔州累官鎮江軍節度使乾德中遷峽路應援招討使
荆南武信王常欲取三峽畏武威名不敢逼及唐兵入
寇乃乘勢將水軍進峽攻施州武作鐵絙斷江中流立
柵於兩端謂之鎖峽不可上武信王遣勇士斫之會大

風暴起荆南舟絙于鑠難為進退武矢石交下荆南兵
敗舩奔還死者無算既而聞北路陷敗遂以夔忠萬三
州詣魏王繼岌降武復仕後蜀加秩侍中統飛棹諸營
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進取渝州降唐刺史張環分
兵趣黔涪未幾卒于渝州年八十餘歲武每統師下峽
經過故林未嘗不屏去旌旗獨步奠父塋之處渝合之
間以楚僧言有驗相傳為異事

王暉高祖時累有戰功後主踐阼官集州刺史集州故

乏水泉會岐兵攻城急斷水道城旦暮下矣暉中夜禱
神忽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靈泉涌出暉驚寤
遲明亟命撻鍾于所示之處果得泉引水蒙活者甚衆
岐兵初以暉師絕水坐俟其斃暉命汲水于城上揚之
皆驚異解去未幾遷秦州節度使國亡入唐為陵州刺史
後攻殺董璋降孟氏久之終老于咸陽

林思謬不知其世系為人柔順善揣人意乾德中官閭
州團練使是時後主北巡思謬朝于利州請幸所治後

主于是泛江而下畫舸綵舟綿亘不絕閬中驛騷實思
謬為禍階也俄充長直軍馬使已又命為昭武軍節度
使戍利州以備唐及唐將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梁思
謬先棄城奔閬州遂遣使詣魏王繼岌降

蕭懷武有心計長于兵事仕後主為小院使故軍巡之
職也凡隸懷武部下者名尋事團亦曰中團中團百餘
人每人各畜私人十餘輩偵察動靜以告密為能由是
懷武積金鉅萬第宅伎樂為一時冠又時時殺人以示

威福有術士著綠衫售藥金成都市中懷武欲丐其術
堅不與遂於馬院杖死之其橫恣皆此類也積功至戎
州刺史及後主降唐懷武與眉州刺史鮮于皐謀亂無
少長俱戮于市

論曰張武峽江之戰即古名將何加焉王暉默禱而得
水泉雖曰至誠感神抑亦天實助之乎思諤誘主周游
泥首敵國懷武凶惡性成不良于死四人皆王氏之武
臣所由薰蕕不同器者矣

張士喬

段融

蒲禹卿

林罕

劉贊

張雲

李龜禎

周彥章

馬全

張士喬乾德初官華陽縣尉是時立高祖原廟於萬歲橋後主帥后妃百官往祭之祭用鼓吹及褻味士喬以非禮之祭先帝勿饗上疏爭之後主大怒欲誅士喬順聖太后力勸得免奪職流黎州尋赴水死
段融事後主為維縣令在邑多惠政漢州推廉吏第一

乾德二年後主下詔北巡戴堯鏊挾弓矢旌旗連百餘里朝臣絕無有諫阻者道經漢州融輒上言陛下萬乘之尊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後主不從不數年竟以是敗

蒲禹卿成都人也當布衣時慷慨好直言不肯以嚚囁事人後主乾德四年用制科對策大約言今朝廷所行者多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為身後之慮衣朱紫者咸盜跖之輩在

郡縣者悉狼虎之人奸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是求治是
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後主以其言有益擢為右補
闕已出為秦州節度判官會安重霸等請後主東遊禹
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
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苗地多瘴癘萬
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讐必生釁隙
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帝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
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

蜀都疆盛雄視隣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主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又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歌雲危峰挿漢石崖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那堪叱馭豈可鳴鑾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于

兩朝或祚不延于七代皆為不恤直言以致亡國

何光遠鑑

誠錄載禹卿全表云臣某頓首死罪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戒慎之鞀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罪要納諫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錄正位當天愛聞悅耳

之忠言每許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振跡閭苑與
師歷艱辛於草昧之時受危險于虎爭之際胼胝戈甲
寢寐風霜申武力而助中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
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
推崇地及雍岐界連荆楚信通吳越威定蠻貊郡府頗
多關河甚廣人物秀麗土產繁華當四海幅裂之秋成
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當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懽娛不
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修
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
惜高祖之基模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為心無
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
照懷少止宿于諸處林亭多歷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
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無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閑遊
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看於邊壘且天雄地遠路惡難
行險棧欽雲危峯揅漢稍雨則吹摧閣道微泥則阻滑
山程豈可鳴鑿那堪叱馭又復秦州故境咫尺塞邑荒

涼人雜羌戎地多疫瘴別無風華異境不可選勝尋幽
隴水聲清遠茄韻咽營中只帶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
人看烽火于孤峯朝朝疑慮覩望旗於絕嶺日日隄防
是多山足雲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境麥積崖無可瞻戀
米谷峽何足聞知縱過嗟山須通怨水秦穉圍馬之地
隄賢偕位之邦其次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露擁萬
衆星馳當路州縣凋殘所在館驛隘小止宿尚猶不易
供需固是極難縱若宮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
依擾踐觸處凌持以此細論不合輕動其類蒼龍出海
雲行雨施豈合浪靜風恬必見傷苗損物所以鑒興湏
止天步難移况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下關進發兵
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制置如何當初打破梁原城池
函掠義寧戶口截脫者非一斬首者倍多匪惟生彼人
心而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彼則
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况鳳州久為警敵必貯姦謀
切慮妄措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國方申歡好信

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時專差使命
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須似秦
趙爭強彼此難屈若不去則使同魯衛不睦戰伐滋興
酌彼未萌料其先見願陛下思付臣伏聞自古帝王省
方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
陛下累曾遊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踐履山川驅馳人
馬閭苑則舟船幾溺青城則媚嫖將沉自取驚憂為何
切事及還京輦並不說於軍民迫鬱衆情莫彰帝德憶
昔先皇帝在日未有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率意頻
離宮闕此時依前整驛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王之鑾駕
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適秦帝明勝隋皇且無
北築之虞焉有東遊之弊陛下寬仁大度廣孝深慈知
稼穡之艱難識古人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豈忍
致却宗祧缺道斷使蒸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不
慮于危亡實恐乖于仁孝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
苑上林瑤池瓊園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

韶迴雪之舞呈八佾族神僊于紫禁耀珠翠于皇宮如
論萬乘之居便是三清之境人間勝致天下所無時或
追遊足觀奇趣何必顧于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躬有
何裨益方今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但當國生靈受敵盜
賊橫行縱邊庭無烽火之虞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
千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孝逾于舜仁
甚于湯百行皆全萬幾不撓聰明博達識度變通深負
規模獨懷英鑒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復
抱山河之險何不視遠聽察居安慮危闔四門以求賢
總萬幾而行事咸修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
必當平分兩路偏瘳瘡痍庶表裏寬奢保子孫昌盛布
臨人之惠化蓋救物之玄功選棟雄師思量大計振彼
鴟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
有微釁此則直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
垂祐四海歸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今則蜀都強盛諸
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于貞觀萬乘

明於太宗採藥石之言聽曷荒之說愛增社稷醫療君
民同武王諤諤而昌鄙商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
事有面折廷諍之人固我春朝保我皇化陛下莫見居
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蓋是外邸凌殘住止不得所以
競來湊集暫且偷安今諸州虐理既多百姓失業欲盡
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伏乞陛下稍布腹心即當聞見蜀
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于兩朝或祚不延於
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謂不取直
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民以至國亡人心何保
山河之隘不足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似舜豈後主
而相匹豈子仁而比倫有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明
之策不信諂媚不耽荒淫出入而所在防微動靜而無
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為四海之君願陛下且駐鑾
輿莫離京國候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
主若羣流赴海衆蟻慕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匪惟要
看天水直可便坐長安是微臣之至懇舉國之深願也

臣聞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
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藉官榮不謀名譽情非訕上理
切愛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爰叩
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無忤度須
向遑陸遺聖母以憂心令庶寮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
疲勞倘有不虞悔將何及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
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大計莫去遑陸
干犯冕旒無任憂惕冒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直諫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韓昭得禹卿表大怒叱之曰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未幾唐師大至從後

主歸唐及後主被誅禹卿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

題詩于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詩曰我王銜壁遂稱臣何事全家併殺身漢捨子嬰

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識都是中原未有人獨向長安儘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

林罕字仲緘西江人也落魄不羈博通經史而為文多

譏刺執政者往往忌之初除溫江主簿稍遷太子洗馬

一作員外郎咸康元年後主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

蠻詔朕既不能弔伐是所憂也時特進檢校太傅顧在

珣奏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屬罕著十在文

以進曰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爰持斧鉞出鎮

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為繫之端為禍之

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
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讐於樞機之下有功而
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託為大
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
之驕矜徒為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妄
陟雲霄殊非審諤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
類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
恣貪殘焚蕪軍營恢拓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

任於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為郡守
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半由於內密有田魯
儔在為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
弼第宅迥同於上苑金珠求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
為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
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
之寵數對惟誇于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寔
為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侈每為正

現以翫聖明致君為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

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

鑑戒錄云有唐十在著自簡編為古今之

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故林罕亦著前蜀十在明其禍亂之胎示以君臣之醜

後主覽之大笑

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右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國史在珣以其半遺罕在珣故後主狎客而謬假罕文以沽直罕竟不得用而卒罕尤善六書之學嘗註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刻石蜀中

劉贊

缺

人幼文思遲鈍日禱天乞文才忽夢吞小金
龜一枚文章大進乾德時官嘉州司馬後主荒淫無節
日與近臣潘在迎輩宴飲褻慢贊獻陳後主三閤圖并
作歌以諷後主雖不之罪而亦不能用也未幾遷學士
有玉堂集若干卷又編蜀國文英八卷一日吐金龜投
水中無何卒

張雲唐安人立朝謇諤不為苟容歷官右補闕咸康元
年彗星見井鬼之次司天言宜修德以弭大災後主詔

於玉局化置道場襍之雲上疏言百姓怨氣上徹于天
故結為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斯乃亡國之兆豈祈
襍所可免後主怒流之秦州雲直言不避恒自比朱雲
權幸多嫉之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
以腰斬張禹今尚方惟有斷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
雖小亦可斬羣狗也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罹貶
謫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李龜頑京兆人也乾德末官知制誥為人切直不畏權

貴後主常宴近臣于怡神亭酒酣脫冠露髻男女無別
雜坐謹呼不復有上下之禮龜禎諫曰君臣沉湎不憂
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禍至無日矣後主殊不為意未
踰年而國亡

周彥章成都人也本姓王以軍功官金吾衛使後主采
掠宮伎彥章女有殊色亦在選中彥章按劍對使者曰
彥章是先皇帝令與周氏作義兒家世實出于王衆所
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者乎因召左右小軍無婦

者即以女衣襟結之使為夫婦後遇國變王宗弼勒兵誅韓昭等彥章亦與有力焉其強鯁有如此

馬全從高祖父子歷官至永平軍節度使兼侍中已而隨後主歸唐唐同光四年後主既罹秦川之禍六月蜀百官皆詣洛陽宰相王錯以下拜官有差全慨然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因不食卒

論曰乾德咸康間朝鮮蹇蹇之風野乏矯矯之節若段融叩馬張士喬湛身蒲禹卿荒遜可不謂烈哉林劉張

李或寓言以託諷或批鱗而逆諫要皆乃心忠公無忝
臣誼至周彥章鯁介不移馬全捐生殉主誠云疾風之
知勁草矣

十國春秋卷四十三

十國春秋卷四十四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十

列傳

侯翮

王保晦

盧延讓

庾傳昌

楊義方

王仁裕

李珣

尹鶚

張嬭

牛嶠

牛希濟

趙鋹

鄭藝

侯翹成都人也風儀端秀善文辭尤工奏記表章唐光
啓中以拔萃出身為邠寧從事僖宗幸蜀拜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已而歸隱導江臥龍館不出高祖鎮西川時
翹素于馮涓有恩涓力薦高祖辟為節度判官掌書記
終于其官翹嘗上書高祖有云翹可以行修牋表坐了
檄書其自負如此

王保晦閬州人也雅擅文才酷無體式而辭致曉暢善
達人意旨高祖辟置幕府與馮涓同掌書記是時岐王

茂貞用王超賤奏言偽而辨

超有洋源集二卷

高祖絕愛之頗

以保晦與之匹稱曰二王武成時官翰林學士承旨光
天元年坐附會宦官唐文展奪職流瀘州後主嗣位伏
誅

盧延讓字子善范陽人唐光化中進士受朗陵雷滿之
辟滿敗歸高祖高祖即皇帝位授水部員外郎俄遷給
事中初延讓獻高祖詩有云栗爆燒韃破貓跳觸鼎翻
至是高祖與同平章事潘峭夜論邊事旋命宮人焚栗

已而爆栗燬坐間繡褥又高祖性猜疑常于爐間置金

鼎令二妃親侍茗湯是夜宮貓相逐誤覆其鼎高祖良

久曰栗爆鑪破貓觸鼎翻憶得盧延讓卷中有此語乃

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明日超拜工部侍郎

按北夢瑣言盧有詩

云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之乎復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

罷是延讓曾官翰林

矣今從唐詩紀事轉刑部侍郎卒延讓詩師薛能不

尚奇巧人多誚為淺陋獨吳融重其作盛稱于時且云

語不尋常後必垂名延讓凡三十五舉方登第所業詩

有狗觸店門開饑貓臨鼠穴噉犬舐魚砧諸句甚為張

濬成汭所賞及高祖時復以詩語巧合擢用延讓謂人
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貓兒狗子聞者大噱

庾傳昌義成人北周庾信之後也富文藻工著述起家
永和府判官累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玉堂集二十
卷青宮載筆記二十卷金行啓運錄二十卷通正元年
卒傳昌文才敏贍傷于冗雜官舍人時詣謁宰相張格
不時見傳昌怒歸草啟事約數千字投於謁者而去他

日格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然曾聞其

草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蓋譏其無體要之用也

時又有中書舍

人庾樸詰命填委皆有典則人服其敏

楊義方眉山人士少舉進士第已而還蜀仕高祖為秘書
郎性強毅長于吟咏自謂才過羅隱嘗有春詩云海邊
紅日半離水天外暖風輕到花為時人所稱許後主時
九頭鳥見成都義方作詩有好惜羽毛還鬼窟莫留灾
害與蒼生之句宗光嗣疑其刺已恨之奏譴于沉黎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
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雋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秦
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仁裕因入成都事後主為中書
舍人後主東巡仁裕與翰林學士李浩弼等從行在路
酬答吟咏無有虛日國亡降唐歷晉漢累官翰林學士
承旨戶部尚書乾祐初知貢舉放榜得士二百一十四
人因題詩以榮之已罷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周顯德
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清泰中

同幕僚餞朝客于梁苑折柳亭樂作仁裕訝之曰今日
必有譁張之事樂舉羽而有宮聲羽水宮土水土相克
得無憂乎少時筵散范延光引賓客大獵為奔馬所墜
又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于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
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頃之兩
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仁裕喜為詩其
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
成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進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

曰詩客子所著紫閣集乘軺集西江集王氏見聞錄玉
堂閒話入洛記開元天寶遺事諸書傳于世又輯國風
總類五十卷時多稱道之

李珣字德潤梓州人昭儀李舜弦之兄也珣以小辭為
後主所賞嘗製浣溪沙詞有早為不逢巫峽夜那堪虛
度錦江春詞家互相傳誦所著有瓊瑤集若干卷

尹鶚成都人也工詩詞與賓貢李珣友善珣本波斯之
種鶚性滑稽常作詩嘲之珣名為頓損鶚累官至翰林

校書

張蠙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寧中進士歷任校書郎櫟陽
縣尉遷犀浦令高祖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已出為金堂
令後主踐阼奉太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句云墻頭細
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太后深加欣賞顧問寺僧
僧以蠙對乃賜霞光牋五百幅令寫所業詩以進蠙攜
篋中藏得詩二百章獻焉後主善之將名為知制誥內
侍宋光嗣以其輕傲沮之止賜白金獎勞而已蠙生而

穎秀性喜為詩咸通時與張喬許棠喻坦之劇燕任濤

吳宰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

十哲本十二人

童年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之句盛為當世所稱
牛嶠字松卿一字延峰隴西人也唐相僧孺之後博學
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登進士第歷官拾遺補闕
校書郎高祖以節度使鎮西川辟為判官及開國拜給
事中卒有集三十卷歌詩三卷自言竊慕李賀長歌舉
筆輒效之尤善製小詞女冠子云繡帶芙蓉帳金釵芍

藥花菩薩蠻云山月照山花夢回燈影斜皆嶠佳句也

牛希濟後主時累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國亡入洛唐明宗宣宰相王鐔張格庾傳素及希濟各賜一韻試蜀主降唐詩五十六字錯等皆諷後主僭號荒淫失國獨希濟得川字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得詩嘆曰如希濟才思敏妙不傷兩國迥存忠孝者罕矣即拜雍州節度副使

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隣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非干

將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數盡年古
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
希濟素以詩辭擅名

所撰臨江仙二闕有云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又云皆
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為紅顏特為詞家之雋又次
牛嶠女冠子四闕時輩嘖嘖稱道女冠子故唐駱賓王
代王靈妃贈李榮長篇因取以為名

趙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于經世夫婦俱有節操
不受交辟乾德時著長短經十卷行世

鄭藝仕後主為翰林學士文辭敏贍筆不加點其最著

有武德軍節度使趙國公徐延瓊碑銘蜀人往往傳誦

焉

碑文曰臣常讀唐書竊觀太宗每以為將致治平必

先仁誼得賢則理失人則危可鑒格言足徵遠古豈

不以化馴易服威東難齊哉然農戰交修德刑共舉將
亂也其政必暴將弊也其風必佻欲圖九合之威亦賴
五臣之佐苟虞害衆莫若任賢視今可以知昔矣高祖
皇帝以汴賊弑君唐朝絕嗣左袒罕聞其歸漢同聲皆
倣于吠堯上下相蒙酣為醉國寰區之內億兆無依競
陳推戴之誠願正君臣之位難違衆欲遂啟丕圖戡禍
亂而俟中興協會盟而歸大國為蜀之帝報唐之恩明
孝皇帝受命之六年天清地寧珠聯璧合肇修人紀於
變時雍至若皇墳帝典之精河圖洛書之奧步驟於羲
軒之際損益于文獻之間不然何其盡善盡美之如是
也逆使蠻羌向化吳越輸珍麟鳳効祥草木呈瑞矧復
英賢間出俊乂羅生上獨以為未也方且思聖父勤求

登用才哲循名責實較德論功沮勸有謀黜陟不濫鑿
乾緯構允歸睿作之功壽國陶銘必有挺生之佐式扶
昌運對越上玄由是中外文武將相公卿涖庶尹庶史
各率厥職奉若天旨越正月武德軍將校吏民緇黃耆
艾等列狀詣護軍使請以節度使徐延瓊德政上聞願
勒碑紀且以借留為請上憂勤庶政以百姓為心凝旒
稱歎者久之謂翰士藝曰朕司牧元元將開壽域使國
內郡縣治行皆如梓潼朕何憂哉夫吏久于官古之道
也況衆欲之乎朕既俞其請矣卿為我撫其懿實播無
窮之間以塞民望微臣奉詔恐懼叙曰臣聞龍飛九五
山川効靈將之靈鵬擊三千風水運波臣之化雖復同
心同德雅資十亂之功乃聖乃神永賴八元之佐內則
臯夔協贊外則方名專征神謀且貞師律具有兼膺注
意宜屬宏材此我皇帝之御宇也丕顯帝圖顧茲天歷
四神踐雪五老飛星投綸負鼎之賢爭伸弘業委輅請
纓之士競奮深機蕙帳空而明月常孤蒲輪至而清風

自激猗歟雖居宣武之間未若我朝得人為盛也其或
家連戚里身陟齋壇益揚謙損之風靡見驕矜之色功
超賈鄧政邁黃韓有若武德軍節度使徐公斯可謂一
時之英也公名延瓊字敬明東海郊人即國之元舅也
世緒標奇門風襲煥鎮為峯鼎用作雄鋌父子則貴比
金張兄弟則政同魯衛騰八龍之聲價齊三鳳之羽儀
阮竹皆芳田荆並茂金相玉印各炫晨葩虎節師壇共
觀畫錦徒思徧舉抑亦傳譚公王父唐京兆武功縣令
追贈尚書左僕射太師高平王政績頻彰勲華早振自
激封侯之志風垂濟世之名並西晉殊功榮聯却第南
朝雅望地顯官婚貽謀各著于承家致用皆光其佐命
朱輪華冕豈獨推思甲令門風實先種德是賢奕葉孰
與提衡歷佐昌期宜鍾異氣公中丘會秀大爽炳靈幼
挺英姿夙彰雅操稟說禮敦詩之教蘊經文緯武之才
欲紹家聲遂參戎右敵國相吞之候決在毫釐陰符必
勝之機制于掌握琤戈寶鼎門崇八命之榮玉帳金壇

神授六韜之妙故能名高大國業嗣良弓輕鎮北之無
文恨征南之不武圯橋靈叟謂謀畧之可傳汶水神翁
知功名而必立自繼膺睿睠兩踐渙符四封無刁斗之
音千里有袴襦之詠政成剖竹擁重執金掌領孤兒每
驚巡於晝夜扈隨大駕遠鎮定於邊陲纔獲六飛將分
豐節上以鄴城與壤潼水名區粵自艱難久罹瘡痍獄
市無寄杼軸皆空羣盜猖狂幸寇恂之去日遺黎憔悴
望郭假之來時不有改張何其俾乂爰求賢帥式勲雄
藩乃授公武德軍節度使攬轡遙征下車畢理彈壓豪
驚封植疲瘵窮本尋源提綱振領害於人者雖大必去
利於人者雖小必行嘗謂人曰法者政之要也不可以
不峻其隄防禮者教之本也不可以不謹其律度食者
民之命也不可以不勤其稼穡兵者戰之器也不可以
不肅其號令率是四者盡其一心上可以翼衛朝廷下
可以儀刑藩翰吾得之矣爾其觀焉公以管内數多凶
命姑務偷生久聚萑澤常為虺蜴狡穴皆依于窮谷妖

巢各恃于幽林化之不悛來而復叛郡邑虞其蹂躪路
歧苦於欺欺公密運良籌周旋峭格盡投私害皆扶禍
胎益其戎兵誠其疆吏商旅無滯貢奉固艱王尊中京
兆之威鑿鑿遂去潢池之患勞徠罕倦蕩析咸歸動有常
規賞無橫費上勤時貢下賄軍須月未及其授衣士已
忻于挾纊賑其匱乏釋彼愁顏幸夜吠不驚宵魚自放
哀矜庶獄慎恤惟刑指衣盡服其神明丹筆立分其情
偽絕加等之聚斂革無名之征徭平衡不謬於錙銖嘉
量罔欺于圭撮公又仰稽前古俯瞰遺踪思衆祗闕地
之謀味韓浩屯田之計膏腴靡棄黍麥頻豐夢果應于
牧人利可資于寡婦貢賦加倍獻賦相望又歲別進軍
食因沃潤之鄉置牢盆之務商徒繁會官帑委輸檢吏
通民機能制用矯時阜俗儉以率先賈天錢而已靡星
文認寶氣而已有雄劍缺文來奏課連最聞茲本可留
是表富人之術芋區難並咸知濟物之方公以鳴社嘉
辰繞樞令節祈聖壽有莊嚴之懇祝宗祧於降誕之期

自捨俸金於惠義寺構華嚴大閣向者公府未完軍衛
莫稱于是載修輪奐別創規模庭架虹梁門羅虎戟層
樓燕賀偏增鼓吹之雄廣廈翬飛益動旌旗之色路當
衝要地控都畿使車晝夜以交馳候館往來而宿餉每
傾公帑用飫賓筵休聲洽聞靈貺昭感紫芝三秀黃犢
並生天唯發祥地不愛寶迥掩得禾之異果符登麥之
之歌德詠仁言將不足含和吐氣樂固難名大矣哉公
之問俗觀風阜財述職焉可得而稱也爵賞既行中外
同嘉遂冊拜中書令趙國公加食一千戶通前五千戶
公嶽降標奇星精稟異溫如珪璧郁若椒蘭智合韜鈴
言無鈞距運籌決勝荀攸可比于良平伏鈇衽威謝艾
足同於方召研機照理植操資忠允武允文多材多藝
軍中講學馬上註書揮刀則立觀飛泉盤礴則惟聞折
樹而又貴不自滿謙而益光饗士投醪延賓比飫帳下
之犀渠貝冑咸感吮癰樓中之榛首蛾眉宇矜笑覽閨
門密行簪組羨譚里巷相觀風雲動色宸中風注寵詔

已行致閭境之允諧固本朝之是衛況家豐懿戚治陟
殊尤心腎連營蓄雷霆於北落股肱重鎮寄柱石于東
川克副分憂合膚異渥宜其珉麗德瑩檢圖功懋績著
擁旄化行偃草比屋而乞留侯霸叫閭而願借眈純詎
可使螭首翠碑未披文而相質麟臺彩筆不寫照以傳
神臣志慕陽秋工非潤色仰遵睿旨敢述殊勲曾無少
女之詞預怯中郎之鑒所冀陵遷谷變尚窺沉水之文
地久天長永觀生金之字謹為銘曰金行啟運鼎業鑒
乾麟御瑞紀鳳舞昌年層潤浩注國祚遐延光凝寶匣
福鶴祥編上結繼文皇圖增煥得一踐義登三轅漢懿
綱牢籠大鑪真觀宗社還資微明接旦太虛寥寥中有
元精麗物為瑞麗人為英英英徐公為毗而生脂膏不
染獄市無驚智勝兵強化行民附屢立奇功繼膺寵數
帝念徐公聿齊其務迺騰梓潼并有饒賦公至若何時
雨霽霽枯苗擢穎涸轍騰波推奸禁暴劉弊止訛強負
而至動植興歌八政何先以食為天臥鼓勤農免胄服

田耒耜接肘臺笠摩肩閭閻風靡稼穡雲連衆害既去
織惡皆除頌宣化育慎恤刑書徽纆自朽囹圄常虛輕
徭薄歛政協蒲盧老安少懷遠至邇肅風雨時若家給
人足戶溢版籍賦登公牘儲峙孔多貢輸相屬神明之
正誰為之師公之俱美福祿攸宜位隆鳳沼思注龍墀
梓人頌德天子嘉之爰命荒墟奉揚馨烈揚子神疲江
生思絕涪水東注銅山西
揭帶礪無期永旌賢哲

論曰侯嗣王保晦有飛書草檄之才延讓傳昌義方仁
裕珣鶚蟻嶠諸君子皆文苑名流允為國華者也牛希
濟應詔賦詩不諂故君可云得風人之體趙旌素以節
操見而著作鬱然故不可沒鄭藝辭采瞻麗雖間有諛筆

事或過情要亦文士之常態矣

刁光

滕昌祐

房從真

宗藝

高道興

杜觀龜

刁光長安人天復初來蜀工畫湖石花竹貓兔鳥雀之類慎交遊所與率佳士黃筌孔嵩皆師事之議者謂孔類升堂黃得入室年踰八十益不廢學成都僧寺多有光遺筆云

滕昌祐字勝華本吳人後遊兩川遂為蜀人志趣高潔

不昏不宦常卜築幽閒之地栽花竹杞菊觀植物之榮
悴以寓意焉久而得其形似因善繪花鳥蟬蝶後又以
畫驚得名歷前後蜀年八十餘卒

房從真成都人工畫人物蓄馬事高祖為翰林待詔嘗
於宮中版障上繪諸葛武侯渡瀘水圖人馬甲冑生動
如神高祖過此輒駐駕不進怡然嘆曰壯哉甲馬兼善
潑筆鬼神有寧王射獵陳登斫繪常建冒雪入京等圖
傳世

宋藝蜀州人工寫貌後主時官翰林待詔嘗寫唐朝列代御容及道士葉法善禪僧一行沙門海會內臣高力士等像于大慈寺

高道興成都人光天乾德間官內圖書庫使工佛道雜畫用筆神速觸類皆精時諺云高君墜筆亦成畫

杜覲龜其先世本秦人避安祿山之亂遂居于蜀覲龜少博學涉獵經史丹青之伎妙出人意始師常槩寫貌雜畫尤工於佛象羅漢乾德時後主以高祖受唐恩乃

改唐道襲私第為上清宮搏王子晉像為遠祖于上清
祖殿命齔龜寫唐二十一帝御容於殿堂之四壁又命
齔龜寫高祖貌及太后太妃真於青城山金華宮又寫
杜天師光庭像于君平觀祐聖天師光業像于大聖慈
寺齔龜官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蜀人繪像者以齔龜
稱首

十國春秋卷四十四

十國春秋卷四十五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十一

列傳

胡秀林

馬處謙

趙溫珪

何奎

孫雄

趙延乂

馮見鬼

韓伸

石淩

胡秀林

缺

人妙精歷法多所糾正唐景福初為司天

少監會宣明歷浸差與太子少詹事邊岡均州司馬王

穉同改新法上之賜名景福崇玄歷光化中遷司天監
宦官劉季述廢昭宗將殺秀林以立威秀林曰軍容幽
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已而事
高祖高祖即位仍官司天監累著武成永昌歷二卷正
象歷經一卷後人咸取法焉

馬處謙扶風人也幼病瞽筮安陸市中有謁筮者忽
進謂處謙曰子筮未臻其妙盍從我受秘法乎處謙唯
唯隨往陶仙觀密授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謁筮

者氏籍對曰胡其姓而恬其名且戒云子有官祿終五十二慎勿道我于王侯之門處謙自是筮易極精未幾從趙匡明來蜀高祖習其名密令廣成先生杜光庭問年壽幾何處謙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高祖後七十二歲而殂蓋計數為七十二兩也處謙累官中郎賜金紫年五十二卒

趙溫珪秦州人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溫珪善相人兼精三式成都謂之趙聖人高祖時官司天少監永平

元年高祖與岐交惡王宗侃請統師前進溫珪諫曰李
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
高祖不聽果有青泥嶺之敗武人王暉者一日遇溫珪
于朝門溫珪屏人語之曰君面有殺氣得無懷兵刃以
圖人邪然君自是晚達三為郡守一為節制不宜害人
以取殃禍暉大駭探懷中匕首擲地泣曰暉為此子所
擠今日不勝其憤欲刺殺之便爾引決不期逢公為開
釋耳請從此止拜謝而退暉尋為刺史遷秦州節度使

一如溫珪言溫珪常為高祖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
及病革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
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他道仕進者不必為也

何奎閬州人不知其何術而言事多顯驗時人號為何
見鬼公卿近貴皆嚮慕之成都銀工有患白癩者傳兩
世矣奎謂曰爾所苦我已知之爾家佛幢果愚乃異時
得之祀鬼故物冥魂無依作祟耳第速去之疾無害也
銀工歸遽令撤去病良已其餘奇中者無算奎不汲汲

仕宦末年以術進自布衣賜金紫除興元少尹不之任
意豁如也一夕預刻死期急歸閬州卒又有夾江孫雄
者人稱孫少齋言事亦亞于奎後主歸唐時宦者宋愈
昭及將軍數員叩其往洛吉凶雄俛首曰諸官識之此
去無灾無福但行及野狐泉新舊使頭皆不見矣逮後
主罹秦川之禍隨聞莊宗亦遇鄴都之變實其地也悉
如雄所說

趙延乂

歐史作延義今從蜀檣机通鑑

字子英溫珪子也仕後主為司

天監亦以數學顯尤善星緯風角之術乾德六年後主
詔巡秦州發成都日天地冥晦有羣鴉泊于旗杆其鳴
甚哀次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延乂進曰此貪狼風也千
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未幾唐師至三泉三招討皆
棄寨宵遁是其驗也國亡入唐為星官清泰時官翰林
天文與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等更直中興殿庭大被恩
遇每語至夜分廢帝欲徙石敬瑭于鄆州延乂力言天
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事得止未幾復用薛文遇言遂

至激變延乂已而仕晉契丹滅晉隨契丹至鎮州李筠
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延乂假術數以贊成之無何仕
漢為司天監隱帝即位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
帝詢延乂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司天象禳除之事
非臣所知然臣所聞殆山魃也周太祖自魏至京師召
延乂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乂言王者撫天下當以
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因事
周為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馮見鬼失其名遂州人也目中似有所睹知人吉凶時
陳絢為武信軍留後中書令劉知俊來代任頗擬其舊
事疊有奏論馮謂絢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旗節所引
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知俊果伏誅有官人林泳
者本閩人常謂同僚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
其妄馮聞之甚不平一日對衆謂之曰公為官多不克
終蓋曾枉殺一女子為祟也我能具言其姓名泳由是
慚服且求為解其冤

韓伸渠州人善飲酒長于龜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甲先期卜來日之兆吉則博凶則否又或占某方吉即往取人錢如徵責焉性落魄不羈一日聚博豪飲其妻率女僕自後擊伸首伸不知方唱池水清詞宛轉

缺

世因戲呼伸為池水清

石淙故唐樂工也別號石司馬亦云琵琶石淙少時為宰相令狐綯所賞俾與諸子渙消連水邊作名亂後來蜀多遊諸顯官家以賓客待之一夕與軍將數人飲酒

淩以琵琶擅場在坐非審音殊不傾聽淩乃撲槽而詬
曰淩曾為中朝相國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
何其酷也于時識者皆歎訝之

黃崇嘏

李夫人

黃崇嘏者居恒為男子裝遊歷兩川周庠從高祖于邛
南權知邛州會臨邛縣送失火人于州崇嘏即其人也

庠令頌繫獄中崇嘏上詩得召見

詩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涸松

何事政清如水鏡
絆他野鷗向深籠

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隨

命釋放後數日復獻長歌庠益奇之召於學院與諸子

姪同遊雅善琴奕妙書畫未幾薦攝司戶參軍胥吏畏

服案牘一清庠既重其英明又美其風采居一歲欲以

女妻之崇嘏乃為謝狀仍貢詩一章以見意

詩曰一辭拾翠碧江

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板椽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

腹願天連 庠覽詩殊驚駭亟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

變作男兒

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元未字人庠益嘉其貞潔已而

乞罷歸臨叩不知所終

李夫人蜀人也善屬文尤工書畫唐郭崇韜帥兵來取
蜀掠得之夫人以崇韜武人悵悵不樂月夕獨坐南軒
竹影婆娑輒起濡毫摹寫牕楮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
世人效之多有墨竹云

十國春秋卷四十五

十國春秋卷四十六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十二

列傳

唐道襲

徐瑤

韓昭

潘在迎

徐延瓊

安重霸

唐道襲

案歐陽五代史作唐襲而北夢瑣言亦云唐峯二子道襲官皆至節將是道與襲為二人也然

通鑑為複名王象之碑目載閬州有唐道襲碑似又非單名已今從之

閬州人也始以舞

童事高祖美眉目便佞有心計已而寢預謀畫為馬軍都指揮使俄遷樞密使王宗佺之死道襲與有力焉高祖嘉其能寵眷日甚旌其所居鄉曰烈士鄉永平元年岐王茂貞兵臨東鄙高祖命道襲為招討使帥兵以伐岐臨發高祖御大安樓製詩送之

詩有壯歲便將為肘腋二紀何曾離一日

句未幾兵敗青泥嶺會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岐軍始解去久之進太子少保居無何太子元膺與道襲有隙遂率天武甲士殺道襲于城西時三年七月也事具元

膺傳中是月高祖贈道襲太師諡忠壯命立碑闕州先是道襲父峯以負販起家其祖塋在茂賢草市有術士相之曰此墓法當子孫至公相恐君家不勝福合為盜賊不令終耳至是峯已為刺史而道襲果以貴顯不良死道襲嘗夏日會大雨見所畜猫戲水于簷滴下忽爾雷電交至化為龍而去識者以為不祥後竟罹元膺之禍

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高祖入蜀勇猛善格鬪高祖初

鎮西川時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目為鬼兵稱瑤為鬼魁及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掠而逼之俞曰吾夫嘗為鄉貢進士爾鬼兒也焉得無禮于我瑤壯而釋之

一云瑤以劍示俞俞曰吾寧死瑤乃杖而

連積功至大昌軍使太子元膺之變瑤與常謙素為元膺所親信元膺既以天武甲士作亂而瑤謙亦帥所部兵奉太子以攻唐道襲頃之王宗黯兵入瑤遂死會同殿前餘衆皆潰

韓昭字德華長安人也性便佞善窺迎人意與潘炕子在迎顧彥朗子在珣同為後主狎客後主起宣華苑昭與諸近臣日夜侍後主酣飲其中男女雜坐褻慢無所不至昭素無品望特以嬖幸得出入宮掖累官禮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德二年後主下詔北巡進昭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恃寵無厭乞賣通渠巴集數州刺史以為營第費後主悉報可而昭復與王承休安重霸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勸後主臨幸以為姦會

秦州判官蒲禹卿極諫昭得表大怒謂禹卿曰吾叔汝
表當徐令獄吏問汝頃之唐師入蜀後主方與羣臣相
對泣王宗弼遽自緜谷馳歸登大玄門責昭以佞諛債
事梟斬于金馬坊門已而函首送魏王繼岌昭粗有文
章至于琴奕書算射法悉皆涉獵有朝士李台瑕譏之
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有寸長時人逮之

海錄碎
事載李

台瑕云韓昭凡事如僧剃
髮無有寸長與此小異

潘在迎兼侍中炕之子也歷官內皇城使已而貶雅州

及後主北巡復充馬步使在迎以柔順侍後主遊宴或
為豔歌唱和沉湎無虛日又時時勸後主誅諫臣無使
謗國未幾遷果州團練使國亡降唐官至左都押衙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蜀州刺史上柱國

外史摺机云潘在迎

以財賄交結權貴永興樞要常謂所親曰權勢之家未嘗伏其為援但不欲其冷語冰人耳

徐延瓊字敬明順聖太后弟也

蜀樛机作太后兄

以國戚授武

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趙國公食邑五千戶未幾與
弟延珪皆加太師乾德末充京城內外馬步指揮使代

王宗弼握兵怙權倚勢衆將為之不平唐師入境宗弼徧殺後主諸幸臣延瓊與潘在迎等用家貲賂宗弼得免死先是延瓊經營土木構第于錦水應聖橋西橫亘數坊務極奢麗成都絕少牡丹延瓊聞秦州董成村僧院有牡丹一株遂厚持金帛歷三千里取植新苑是時詔宣內外皇親暖宅後主亦親幸其第忽於壁上戲書孟字以嘲之盖蜀語以孟為不佳也延瓊重其事為製紅綃籠字以示寵異及國亡後蜀高祖館于其第其先

兆有如此云

安重霸雲州人初事晉王存勗已得罪奔于梁未幾又奔高祖重霸為人狡譎多智善事人高祖以為親將後主立官簡州刺史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因勸承休求鎮秦州後主乃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上獻請後主東遊及唐兵臨境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

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整軍將發秦人
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
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守承休雖知為所賣業已上道
無如之何唐軍既入成都重霸即以秦成階三州降唐
明宗時官閬州團練使罷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
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
病告歸卒于潞州重霸黷貨無厭在簡州時州民有油
客鄧生者能奕碁家頗饒重霸召令對局終朝傍侍每

落一子輒命退立西北牖下俟其算路進子竟日不過
下十數子鄧生倦立且饑甚殆不可堪次日復召如前
或諷之曰刺史嗜賄本不為基也何不進賂求退竟獻
金十鉅乃免

嚴遵美

唐文展

宋光浦

宋光嗣

弟光葆

王承休

嚴遵美父季寔為唐掖庭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
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宣宗

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
左神策觀軍容使常嘆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
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
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遵美蓋疾當時
中官橫肆故云後從昭宗播遷鳳翔求致仕于梁州光
化四年徵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
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固辭不起天復二年蜀軍拔興
元遵美從徙成都明年唐詔所在宦官皆賜死遵美及

西川監軍魚全禋為高祖所匿獲免

時唐詔誅宦官惟西川不奉詔

高

祖即位除內侍監禮遇有加久之告歸青城山下卜別

墅居之年八十餘而終子

缺

仕高祖至閣門使遵美忠

正謙約居寵不驕鄙叟庸夫皆得親狎所著有北司治

亂記八卷備載閹宦忠佞傳于世

唐文宗高祖時以宦者為內飛龍使與宰相張格比後
主之得為太子也文宗實挾順聖太后之寵諷格贊成
其事由是順聖太后內德之而格亦附會為奸逐毛文

錫左遷庾傳素文扈力為多是時高祖年老昏耄文扈
典禁兵叅預機密事無大小皆取決于手及高祖疾以
兵入宿衛謀盡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十
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復令其黨皇城使潘在迎傾
外事在迎慮事敗以其謀洩于宗弼宗弼等排闥入言
文扈欲為變明日貶文扈眉州刺史未幾削官流雅州
後主嗣位伏誅弟天雄節度使文裔亦見殺

宗光甫

唐詩紀事作光甫今從蜀構机

事後主為內侍監乾德中後主

宴飲無度嘗以重陽日宴羣臣于宣華苑夜半酒酣後

主唱韓琮柳枝詞

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

漢宮光浦意欲以諷為諫遂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

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
來後主聞之不樂而罷

宋光嗣福州人為人通敏有心計故為宦者給事普寧
公主公主為岐王從子繼崇妻不見答于夫而歸光嗣
隨公主至成都高祖留之不遣以為閤門南院使光天

中轉宣徽南院使高祖病革謂大將大臣多許昌故人
必不為太子用思擇人而未得乃以光嗣為樞密使與
王宗弼等同受顧命輔政後主踐阼即以光嗣判六軍
諸衛事光嗣既得柄用善希合後主意後主頗寵任之
由是與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翰宋承謚田魯儒
等上下行私多所朋比國政遂日衰及唐兵來後主引
兵至利州光嗣與王宗弼言于後主曰東川山南兵力
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軍深入後主

以為然殊不為意已而唐師日逼宗弼有異志棄利州
西歸三招討追及于白芳宗弼探詔示之曰光嗣今我
殺爾曹遂合謀降唐未幾宗弼稱我君臣久欲歸命而
光嗣等熒惑幼主皆斬之函首送唐軍前光嗣掌樞衡
時凡斷國章多同兒戲判語畧用諛辭韻句其藐玩軍
機皆此類也時光嗣有從弟光葆者字季正隨光嗣為
閹給事黃門官宣徽北院使累遷東川節度使先是唐
使李嚴來聘光葆與語終日服其機辯料嚴東還必為

鄧艾之謀乃白後主曰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之勢今察嚴辭氣竟以姦雄相喻是鄙我也請斬嚴以威天下後主不從既而光祿聞嚴還急於圖蜀復上疏請為守備後主亦不能用國亡後托疾居閬州唐明宗時安重霸官閬州團練使光祿乃為所殺

王承休事後主為宣徽北院使用便佞得後主心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篤下為左右龍武軍後主即以承休為都指揮使統之裨將安重霸者以狡黠

事承休承休奏為已副舊將無不人人憤恥已欲得建節秦州未有以發也乘間進言後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因遂命為天雄軍節度使封魯國公先是唐昭宗世宦官雖盛未有建節一方者宦者得為節度使自承休始也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子女教以歌舞且圖形遺韓昭使言于後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請車駕東行于是後主心動決志東巡道路驛騷不堪其苦居

無何唐兵深入承休自文扶南歸士卒凍餒死者無算
餘衆裁可二千未幾同王宗汭至成都是時魏王繼岌
已入蜀詰責之良久謂坐擁強兵既不戰又不降何也
復問兵入羌者幾何人歸者若干人承休對以萬二千
人出今得二千人歸繼岌曰是可以償萬人之死矣與
宗汭俱被殺承休妻嚴有殊色後主絕加寵愛秦州之
行後主頗以嚴故臨幸焉至則賜以妝鏡銘曰鍊形神
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

牕繡幌俱涵影中其褻昵有如此

十國春秋卷四十六

十國春秋卷四十七

檢討吳任臣撰

前蜀十三

列傳

僧智廣

僧貫休

僧子朗

掃地和尚

段義宗

僧智廣俗姓崔氏初居雅州開元寺善治病以竹片為杖拍其痛處決之無不立愈癰者便申跛者能行其餘

疾苦應手痊損乾寧二年高祖延智廣于成都寶歷寺
為人療病所得資財即用修造遂于本寺天王閣居止
於是病者競來日有數千百人貧者不復施錢時號聖
僧

僧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婺州蘭谿人也七歲父母絕
憐愛之投本邑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為童侍日誦法
華經一千字耳所覽聞不忘於心與僧處默隔離論詩
時人多為驚異受具之後詩名大震乃往洪州傳法華

經起信論皆精與義刺史王慥見之雅相欽重已而缺

蔣瓌開洗幟戒壇命貫休為監壇乾寧中謁吳越武

肅王獻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武肅

王命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

改閑雲孤鶴何不可飛

一云貫休投詩于武肅甚慚旨
遺贈亦豐王立功臣碑列平越

將校姓名遂刊貫休
詩于碑陰見重如此

由是思登南嶽遂擔簦遊荆南與

吳融相遇往復酬答心相得也會節度使成汭以誕生

日得歌詩百餘章而貫休詩與焉汭令幕僚鄭準評高

下準害其能置貫休詩第三貫休怒曰漆鑑如此其可
久乎已而洵問筆法于貫休答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豈
容草草洵不勝其忿遁放黔中因為病鶴詩云見說氣
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久之再至荆南高季昌館
之龍興寺感時政作酷吏辭復被疎遠鬱悵中題硯子
曰入匣始身安或以為匣者蜀也相勸來蜀遂至成都
上陳情頌云有叟有叟居岳之室忽振金湯下彼巉岵
聞蜀風景地寧得一富人侯王旦與摩詰龍角日角紫

氣盤屈揭日月行符湯武出天步孔艱橫流犯蹕穆穆

蜀俗整整師律髣髴髮垂雪忠貞貫日四註蘇活萬里豐

謚無雨不膏有露皆滴有叟有叟無實行實一瓶一衲

既朴且質幸蒙顧盼詞緩思鬱軒鏡光中願如善吉又

獻詩有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高祖大

悅呼為得得和尚留住東禪院賜賚優渥署號禪月大

師已而建龍華道場今居之高祖嘗命誦近所撰詩時

貴戚滿坐貫休欲諷之乃舉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

鵲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為何

物高祖稱善貴倖多有怨者壽春節貫休進堯銘舜頌

二章

堯銘曰金母昭昭列聖孤標仲尼有言巍巍帝堯承天眷命罔厥矜驕四德炎炎堦莫不凋永孚于

休垂衣飄飄吾皇則之小心翼翼東陽亭毒不遑暇食土堦苔綠茅茨雪滴君既天賦相亦天錫德輶金鏡以聖繼聖漢高將將太宗兵柄吾皇則之日新德盛朽索六馬罔墜厥命熙熙蓂蕭塊潤風調舜擊干羽圖入闕堯既玉其葉亦金其枝葉葉枝枝百王允釐享國如堯不疑不疑舜頌曰高高歷山有黍有粟皇皇大舜合堯玄德五典克從四門伊穆大道將行天下為公臨下有赫選賢用能吾皇則之無數無逸綏厥品彙光光得一干幅臨頂十在隨蹕大哉大同為光為龍吾皇則之聖謀隆隆納隍孜孜孜孜切切六宗是禋五瑞斯列排鱗

環鳳披香立雪四方納書九圍有載昔
救世師降生竺乾壽春亦然萬年萬年
高祖復加獎賞

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明年為浮圖于成都北門外葬

焉貫休累加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

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玄逸大師守兩

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一作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

大師祥麟殿首座引駕內供奉講唱大師道門弟子仗
選錄校授文章應制大師兩街僧錄封司空太僕卿雲

八國鎮國大師左右街龍華道場對御講讚
大師兼禪月大師食邑八千戶賜紫大沙門
工篆隸草

書好事者多號曰姜體詩與僧齊已並名有寶月集一

卷西嶽集四十卷吳融為之序又繪羅漢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象皆作古野之貌不類人間或曰夢中所

覩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

一云貫休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一有告曰

師之相乃是也于是遂為臨水圖以足之翰林學士歐陽炯嘗作詩述其事

貫休體充而形短其像讚則宰相王錯為之性落落不拘小節每于通衢徒步行嚼果子初來蜀時過詣韋莊而馮涓適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手曰我與爾叔有分涓怒拂衣去它日過從竟不逢迎貫休謂人曰我得得和

尚為渠入蜀何意見怪其率畧多如此又好俳謔一日
與杜光庭並轡道中貫休馬忽奔躋光庭連呼大師數
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庭有慙色貫休
弟子曇域戒學精嚴能詩善篆重集許氏說文行于蜀
貫休詩集皆出曇域所校輯者

僧子朗高祖時梁州大旱祈禱無驗子朗詣州言立能
致雨乃具十石甕貯水身坐其中水減頂者凡三日而
雨足州將王宗儔優禮之竟莫知所往有僧令謁者他

日于興州遇之因叩其術答曰此閉氣法耳習之一月就本法于湫潭中作觀想與龍相繫龍為定力所制必致驚動因而得雨然不如甕中為之保無他害

掃地和尚不知何許人高祖開國後有一僧常持大帚遇官府宅第寺觀即加汎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掃畢輒書云水行仙怕秦川及後主懼秦川之禍方悟水行仙為衍字故後主名云

段義宗本南詔布燮也

布燮即宰相

乾德中與判官贊衛姚

岑等來聘義宗不欲朝拜削髮為僧號曰大長和國左
街崇聖寺賜紫沙門銀鉢及至成都羣臣奏僧自有膜
拜之法宜令下拜義宗不得已遂行屬國禮焉義宗雅
善詞章有詠大慈寺芍藥三學院經樓及題判官贊衛
聽歌伎洞雲歌諸詩言論風采傾動一時國師常瑩辨
廣光業輩酬酢偈語頗為所屈久之告歸遇鳩卒

爾朱先生

杜光庭

崔無叟

楊勛

王帽仙

青城道士

爾朱先生成都人也字通微亦號歸元子唐僖宗時隱
鍊于金鷄關下石室居久之有異人與藥一丸且戒曰
子見浮石而服之仙道成矣自是遇石必投之水間視
其浮沉人皆笑以為狂一日遊峽上有叟艤舟相待叩
其姓氏對曰涪州石姓也遂豁然悟曰異人浮石之言
斯其應乎因服藥輕舉而去時天復末年也先生有還
丹歌傳于蜀中

一云先生後自果州至合州賣丹于市
價十二萬刺史召問其直更增十倍怒

其反覆以箴籠沉之江遇漁人
白石者救之授以丹俱仙去

杜光庭字賓至縉雲人一日長安人爲人性簡而氣清
量寬而識遠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唐
咸通中應九經舉不第遂入天台山學道長安有潘尊
師者道術甚高雅爲僖宗所重時時以光庭爲言僖宗
因召見大悅已而從幸興元竟留于蜀事高祖爲金紫
光祿大夫諫議大夫封蔡國公賜號廣成先生光庭博
學善屬文高祖嘗命爲太子元膺之師光庭薦儒者許
寂徐簡夫以侍東宮頗與議政事相得甚懽久之遷戶

部侍郎後主立受道錄於苑中以光庭為傳真天師崇

真館大學士未幾解官隱青城山號登瀛子

或作東瀛

建殮

和閣奉行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年八十五卒顏貌如
生人以為尸解葬于清都觀後有文集三十卷皆本無
為之旨其序毛仙翁畧云世之得道者鍊陰而全陽陰
澤都盡陽華獨存故能上賓于天與道冥合則黃帝駕
龍而騰躍子喬控鶴而飛翔赤松乘雨而飄飄列寇御
風而上下史簡昭著又何疑焉嘗試論之真一既判元

精肇分清氣為人謂之三才皆稟於妙無成於妙有人
之生也參天而兩地與氣為一天地所以長存者無為
也人之所以生化者有為也情以動之智以役之是非
以感之喜怒以戰之取舍以弊之馭努以勞之氣耗於
內神疲於外氣竭而形衰形凋而神逝以至于死矣故
曰委和而生乘順而死率以為常也修道之士黜嗜慾
隳聰明凝然無心淡然無味收視反聽萬慮都冥然後
虛室生白昭合自然觀化之初窮物之始浩然動息與

道為一則恣心所之從心所欲是非不能亂勢利不能誘寒暑不能變生死不能干指顧乎八極之外逍遙乎六虛之表無所不察無所不知目能洞視耳能洞聽亦能視聽不由乎耳目何者神鑒於未然智通於無他也毛仙翁則其人矣

序作于通正元年三月七日辛酉

他文多類此不具

錄又著洞天福地記一卷錄異記八卷陰符經注一卷廣成義八十卷東瀛子一卷青城山記一卷武山記缺一卷墉城集仙錄十卷崇道記一卷混元圖十卷傳受

年載記一卷玄門樞要一卷又瀘州劉真人碑記青城
縣重修冲廟觀碑記雲昇宮廣雲外尊師碑記三學山
功德碑文皆光庭所撰光庭初入蜀時曾于梓潼遇異
僧僧與縣令周樂有舊忽云今日自興元來頗瘁光庭
竒其言明日僧去樂謂光庭曰此僧乃鹿蘆躑故劍俠
也為嗟異者久之又光庭居恒持驕龍杖一條紅如猩
肉重若玉石絕非藤竹所為相傳遇仙人留賜云

崔無叟成都道士也老而得瞶疾往往託算術預知吉

凶高祖時道士李嵩者故唐宗室居陽平化中內懷不軌時設齋密召玉局道士楊德輝赴之德輝詣無數問北行何如無數令畫地作字德輝乃書北千兩字無數云以千挿北便成乖形公去即乖耳德輝遂不果去而嵩于就齋日竟罹禍

又高祖時有道士王僞精于玄學或謂度人經是其所造然柳公權

已書度人經則非僞作也

楊勛不知其家世自號僕射能于空中請自然還丹其丹立降又能召九天玄女后土夫人經宿而去後主以

其妖妄折其一足戮之西市畢命時咏詩言失國事不

數歲國果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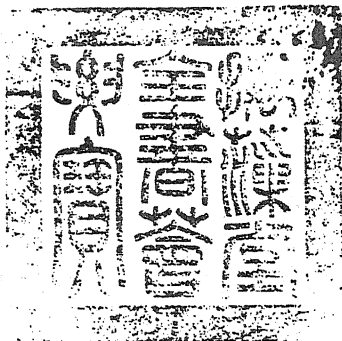
詩曰聖主何曾識仲都可憐社稷在須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槎泛五湖唐

明宗朝有術士楊遷即善使鬼神觸物變化已而被誅
蓋勛從子也

王帽仙蜀人也失其名居常出入闐闐為人飾敝冠號
曰王帽子性落魄忘爾我暮則卧涪州天慶觀一夕間
暴死道士歛資葬之甫匝月王自果州貽書來始知其
為尸解

青城道士者未詳其姓氏能幻術恒于僻處作法凡西
王母巫山神女及麻姑鮑姑諸仙姬皆應召而至又忽
于城中化出金樓惑衆後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
後追及于青城道上以犬豕血沃之下獄考訊自
歷採民間處子恣行容成之術死者無算遂伏誅

十國春秋卷四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魏綿曾